

棉 区 的 一 面 红 旗

杨 柳 雪



农 业 出 版 社

目 录

引言	1
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	4
毛泽东思想照棉乡 人换思想地换装	12
一朵棉花一颗心 一粒粮食重千斤	20
大搞科学种田 夺取粮棉高产	30
社会主义的实干家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	41
协手并肩学大寨 共夺高产多贡献	50
结束语	55

引 言

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，风展红旗如画。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，山东省滨县杨集公社杨柳雪大队，被誉为“棉区的一面红旗”。

杨柳雪大队，位于黄河下游，渤海之滨。全大队共四十户，一百七十一口人，三百二十一亩耕地。

解放前的杨柳雪，由于地势低洼（海拔只有十一米），再加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死活，黄河多次决口、改道，造成了严重的旱、涝、碱灾害。村头光秃秃，只有几墩荫柳棵，土地泛碱，常常如白雪一片。因此，得名“杨柳雪”。

就是这个包含着灾难和痛苦的名字，解放前人们这样叫的也不多。那时，全村十九户人家，一百四十亩地。其中，十五户贫下中农，只有十四亩半地。穷的连水桶也买不起，用罐子担水，被人称为：“杨瓷罐家”。因为外出讨饭的多，地主富农们又讥笑地叫他们“叫化子杨家”。在“三座大山”的压榨下，他们一年到头，“吃的糠和菜，喝的盐碱水，不是当长工，就是跑断腿（讨饭、推小车卖苦力）”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

东方红，太阳升。一九四五年五月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，打下了滨县城，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

动派，解放了全滨县。杨柳雪的贫下中农，从此翻身作了主人。

经过土地改革，互助组、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，杨柳雪的集体生产不断发展，社员生活也象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一九六三年，杨柳雪大队的粮棉产量跨过了《纲要》。一九六四年，杨柳雪的贫下中农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，打响了搬走盐碱土，扫掉地上“雪”，彻底改变旧面貌的战斗。他们满怀豪情壮志，村小，革命志气不能小；地少，对国家的贡献不能少，经过艰苦奋斗，一九六五年做到了棉农不吃商品粮。一九六六年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，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，他们在每人四分半粮田上闹革命，连续七年对国家做到了棉粮双贡献。从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十年中，杨柳雪大队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二十七斤，每人每年向国家贡献皮棉一百五十斤到二百一十斤；粮食亩产由四百零四斤，提高到一千二百多斤，对国家的贡献，从一九六六年的每人六十五斤，提高到了二百斤。

十年九灾的杨柳雪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！

现在的杨柳雪，拥有拖拉机和排灌、播种、农副产品加工等机器十五部，新建公用房屋六十多间，公共积累总值十六万多元。家家点上了电灯，户户住上了新房。集体有储备粮，社员有存款。成为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现在的杨柳雪，已有大学生三人，高中生三人，初中生二十二人，学龄儿童全部入了小学，正在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、有文化的劳动者。

杨柳雪今昔对比，真是“换了人间”。

杨柳雪大队的巨大变化是怎样来的呢？从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中，杨柳雪贫下中农深刻地认识了一条真理：听毛主席的话，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，就无往而不胜！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杨柳雪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。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杨柳雪贫下中农坚持“自力更生”、“艰苦奋斗”的伟大方针，征服旱与涝，扫掉地上“雪”，在鲁北荒碱涝洼地区，夺得了连续十年棉粮双高产。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杨柳雪贫下中农认真读马列的书、读毛主席的书，努力改造世界观，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。他们甘当“一匹布上一根线，一囤粮中一粒粟”，自觉地把一个四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同祖国的锦绣山河连成一片，把夺取粮棉双高产、双贡献摆进世界革命的洪流中。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杨柳雪大队的领导班子，在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面前，不受骗，不转向；在困难面前，不低头，不弯腰；在荣誉面前，不骄傲，不自满。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。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杨柳雪大队全面落实农业“八字宪法”，坚持实践第一，走群众路线，以革命精神种田，用科学方法种田。他们“种粮如种瓜，种棉如绣花”，创造了粮棉双高产先进经验。

杨柳雪大队的先进事迹和经验，为人民公社添了彩，为社会主义祖国增了光！现在，作者怀着敬佩和激动的心情，把杨柳雪的事迹和经验，向广大读者作一概括的介绍。

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

杨柳雪大队的贫下中农，在激烈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中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，紧跟毛主席干革命。不论是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，都是毛主席号召就照办；不管遇到什么妖风恶浪，都是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。他们豪迈地说：毛主席指路咱们走，天大困难不回头！

二十几年来，杨柳雪大队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，经历了光辉的战斗历程。

三 下 区 政 府

解放以后，杨柳雪的贫下中农在全县最早办起了互助组。一九五四年，初级社刚一开办，他们又积极提出了办社要求。

当时，办互助组的积极分子杨文奎、杨文泉和杨秉义，在参加各级党委召开的合作化会议，讨论学习毛主席有关指示中领悟到：社会主义就是贫下中农要走的道路，合作社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金桥。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串连了许多贫下中农商量办社大事。

大伙一听说要办社，个个拍手称快。都说：“毛主席给咱指的道咱不走谁走？办！”

接着，大伙推选两个互助组组长杨文奎和杨文泉，代表全村贫下中农到区政府去请求批准办合作社。不料想，他俩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区里说：“杨柳雪人少、地瘠、家底薄，要把合作社办坏了，影响合作社的名誉谁负责？”贫下中农满腔的办社热情被泼了一瓢冷水。

杨文奎，自小拾柴讨饭，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苦辣。对社会主义无限向往。杨文泉也吃够了小农经济的苦头，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，给小农经济画了一幅像：一家门口一个天，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兔子尾巴长不了，今日吃穿不愁，明日片瓦无留。因此，他俩积极要求办社。杨柳雪的贫下中农，更是心急如火，他们找到杨文奎、杨文泉说：“咱保证办好，不办坏。行不？”

“一人亩把地，就是绣花，咱也保证把它绣好。行不？”

“咱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向区上担保：决不给合作社丢脸，一定给合作社争气。行不？”……

贫下中农憧憬着社会主义的远大前景，对合作社寄予无限希望。他们懂得：好日子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；社会主义，必须从斗争中争取。于是，他们再一次派出代表，到区政府请求。

杨文奎、杨文泉把贫下中农坚决要求组织起来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，和提出的各项保证、办社措施，都一一作了汇报。区里领导同志，受到他们革命热情的感染，表示研究以后再作答覆。

杨柳雪贫下中农，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着批准他们办社的音讯。左等不来，右等还不来，他们又催促杨文奎和杨文泉，第三次又来到区政府。

这一次，中共杨集区委批准了杨柳雪办社。

杨柳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批准的消息一传开，全村一片沸腾。

合作社办起来了，但没有一个识文断句的人，找不出个会计咋办？当时，大伙都为了难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杨文奎挺身而出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个会计我来干，就是往墙上划杠杠，合作社也要办！”

合作社刚成立，那些较为富裕的农民，就说起风凉话来了：秋组织，冬垮台，到过年，再重来。

然而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合作社，在这些冷风面前，却展示了强大威力。一头小牛不成惧，贫农女社员张元凤和梁桂兰，就帮着牛拉犁。地种下去了，老天不下雨。有人说：种在人，收在天。可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，困难面前不低头，他们以倒转乾坤的气势，硬是用双肩挑水，挑出了个棉花全苗。单是一亩多地的粮田，就挑水一千六百多担。大旱之年夺得了粮棉双丰收。这一年，杨柳雪跨进了全县先进行列，出席了全国合作化会议，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。

到了一九五八年，他们又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“人民公社好”的伟大号召，办起了人民公社。当年，他们就取得了亩产皮棉过百斤的优异成绩，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性。

“这条路走定了”

“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。他们对于亡国、共产是不甘心的。”一九六一年，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，乘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之机，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。他们大搞“三自一包”、“四大自由”，多次派人到杨柳雪大队，搞什么“渡荒田”、“保本田”，强迫分地到户。

做梦也在想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“天堂”的地、富、反、坏，听说要搞分地到户，顿时活跃起来。杨柳雪大队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煽动说：“遭这么大的灾，集体完了，工分飞了，还是将军不下马？各奔前程吧！”

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风暴就要到来了！

当时，担任杨柳雪大队党小组长的杨秉义同志，听说要分地，真是心如油煎。他反复琢磨：搞了这么多年互助组、合作社，又成立了人民公社，大伙干得正起劲，为什么半路上又提出分田到户？真分了地，这不是走了回头路——单干了吗？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，不觉联想到一大堆问题：

分地到户这是条什么路？

分了地，烈军属、鳏寡孤独和无劳力困难户咋办？

分了地各顾各，农田基本建设谁来管？社会主义还搞不搞？

为什么一刮分地风，阶级敌人就高兴？

……

杨秉义在旧社会是个苦大仇深的庄稼汉，解放后，刚刚尝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甜头，如今，再让他领着走回头路，怎么能够办得到呢？他认定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毛主席指引的。没有毛主席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动集体经济的一根毫毛。杨柳雪的土地，一分一厘也不能分！

在党小组会上，大家坚定地表示：“组织起来，是毛主席的号召。咱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开倒车！社会主义大道咱们走定了！”

老贫农杨吉增也心急如火地找到杨秉义，千嘱咐，万叮咛：“秉义呀，这地可分不得，分了地就拆了社！印把子刚到手，可千万不能丢啊！”他并一再鼓励秉义：“你在前面放开胆子顶吧，不用含糊，俺们在后边给你抱着腰哩。”

党员们的誓言和贫下中农那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志与决心，使杨秉义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。他把让杨柳雪分田到户的命令置之脑后，领导大伙，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生产救灾运动。

就这样，杨柳雪大队党支部上靠毛泽东思想，下靠贫下中农，终于战胜了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，在社会主义大道上，加速了前进的步伐。他们依靠集体力量，不仅战胜了灾荒，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很大发展，粮棉大幅度增产。到一九六三年，粮棉产量跨过了《纲要》，成为惠民地区的红旗单位。

红旗今更红

杨柳雪带着丰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，进入了

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

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，他们经受了更严峻的锻炼和考验。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了更深刻地理解，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规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。因此，他们对于执行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就更加自觉，更加坚定。

一九六八年春，正当他们在大队革委会领导下，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，肃清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余毒，掀起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新高潮的时候，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拔掉杨柳雪这面棉区红旗，煽动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，又刮起了一股黑风。他们诬蔑杨柳雪是“吃偏饭”的“黑典型”，狂叫“杨柳雪上缴的粮棉越多就越黑！”等等。

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攻击和诬蔑声中，杨柳雪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，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。他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”的教导，决心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他们坚信：乌鸦的翅膀挡不住太阳的光辉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！

当时，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，有些人主张立即组织一个班子，同他们到北京辩论，在毛主席身边，澄清是非，分个黑白。但大多数贫下中农不赞成这样办。他们说：月亮明了做贼的还嫌呢，干革命那能人人都说好。咱既不为名，又不为利，听毛主席的话搞好生产，向国家多尽贡献反正没有罪。若是抽出那么多人去和他们辩论，误了生产，正好让他们抓着把柄。咱们决不能上这个当。咱们要抓革命，促生产，用

更好的成绩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光，为毛主席争气！

事实胜于雄辩。杨柳雪贫下中农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历史，就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的无情嘲笑。从杨柳雪大队的创业史上，查不到银行给杨柳雪一分一厘的贷款，从一九六三年后，连棉花预付定金也没用过；查不到供销社给杨柳雪一斤一两照顾化肥。能查到的，倒是历年来杨柳雪对国家做出的越来越多的粮棉双贡献；是当兄弟队有困难时，杨柳雪大队从思想到物质所给予的慷慨无私的支援和帮助。铁一般的事实，驳倒了阶级敌人的无耻诽谤，戳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。阶级敌人捣乱失败，当然不会死心。他们又变换手法，妄图破坏杨柳雪集体经济，把它冷垮。

一天，他们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，来到杨柳雪无理取闹，说杨柳雪在队与队调换插花地时，多占了他们的土地，硬要杨柳雪“还地”。

杨秉义对这些受蒙蔽的群众说：“好吧，我领你们一块一块清点，看那块地是你们的？”这些人从庄西到庄南，一气查点了四十亩。地点完了，杨秉义向他们要证据，问他们这四十亩地是怎么到杨柳雪地中来的，并向他们宣布：如能拿出证据，说出来历，不但这四十亩地如数归还，而且连历年来这些地里的收成也一粒不留，全部找清。可是他们连一张证据也拿不出来，连一块地的来历也说不清。杨秉义却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们没有证据，俺可有！”他掏出了一纸纸证据，一件件公文，详细讲述了每一块地的历史。在事实面前，这些群众觉悟到自己受坏人蒙蔽了，都心服口服地走了。

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阶级敌人也清楚地看到，杨柳雪所以摧不垮、砸不烂，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和干部与群众磐石般的团结。因此，他们又策划挑动分裂，破坏领导班子团结，妄图把新生的革委会搞垮。

一天，一个外村的坏分子，心怀鬼胎来到杨柳雪。见人就问：“你们村里分几派？”贫下中农说：“贫下中农是一家人，亲还亲不够，根本不分这派那派！”这家伙见群众不受挑动，就找到原支部副书记杨秉坤同志，连威胁带挑拨，说什么“你要旗帜鲜明，要跟上形势”。秉坤一眼就看穿了这家伙的阴谋，他针锋相对地回答：“俺旗帜非常鲜明：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，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！”几句话，就把这个家伙顶走了。

正当杨柳雪干部群众团结一致，英姿飒爽，与阶级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的时候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了。在毛主席团结、胜利路线的鼓舞和指引下，他们和全县广大贫下中农、革命群众一起，向阶级敌人展开了全面反击，夺回了被他们窃据的那部分权力，揪出了那一小撮阴险毒辣的阶级敌人。

杨柳雪贫下中农，不仅击退了阶级敌人一次次的猖狂进攻，而且以抓革命，促生产的实际行动，战胜了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旱涝灾害，创造了粮棉双高产的优异成绩，为国家做出了更大贡献。

杨柳雪这面红旗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，它的光彩更加鲜艳夺目了！

毛泽东思想照棉乡 人换思想地换装

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。”

杨柳雪贫下中农，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，奋笔写下了刚健挺拔的文字，画出了绚烂夺目的图画：“碱窝盛开大寨花，金山银海迎朝阳！”

这一幅壮丽图景是怎样来的？杨柳雪贫下中农回答说：“毛泽东思想进俺庄，人换思想地换装。毛主席咋说咱咋办，千难万险无阻挡。”

要干，要革命

杨柳雪大队处在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。土地全是粉砂壤土，地势低洼，碱害比较严重。一般土壤含盐量是千分之二点五到千分之五点七。年降雨量一般在六、七百毫米，但分布极不平衡，百分之七、八十的降雨集中在七、八两个月份。因此，形成春旱、夏涝、晚秋又旱的特点。

由于旱、涝、碱三害的影响，特别是碱害，给杨柳雪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。且不说解放前那种“种一葫芦收两瓢”的情况，就是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，粮棉亩产量也只有几十斤。而且是忽高忽低，极不稳定。

“穷则思变，要干，要革命。”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，杨柳雪贫下中农被旧制度压抑着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解放出来了。他们决心治理三害。

一九五五年冬，作为治三害的第一个战役，杨柳雪掀起了打井高潮。他们奋战一个冬春，一气打了十二眼井。可是，这些井往往越是干旱，井里水位越低，只能作为抗旱时的“救命水”。更坏的是这里地下水含盐重，新井用过一个时期，以后越变越坏，根本不能用来灌溉了。

一九五六年冬，县里举办的引黄灌溉工程开始了。要把千年害河变利河，这个史无前例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杨柳雪贫下中农，他们在每一项工程中，一直是出工齐、进度快、质量好，走在全县的最前列。水引来了，可是当时由于缺乏引黄灌溉经验，再加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古脑儿地大水灌溉，吃饱喝足。结果，事与愿违，不但没改了碱，反而碱化更重了。因此，引起部分人的牢骚埋怨，说什么“千不该，万不该，不该引黄来灌溉”。

引黄灌溉又遇到了严重挫折。

“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，一旦被群众掌握，就会变成改造社会、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。”

一九六三年，毛主席发出了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伟大号召，雷锋同志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英雄事迹，激动着杨柳雪贫下中农的心，他们多么渴望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呵！

但是，由于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的干扰和破坏，毛主席著作出版量很少。一次，杨柳雪党支部委员杨秉坤，好不容易从省里争取到几本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

移山》、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等光辉著作的单行本。但是，人多书少，根本不能满足贫下中农的需要。怎么办呢？党支部一方面倡导建立了“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讲习所”，组织集体学习；一方面不断派人到县里去要，到图书馆去借，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，晚上围在小油灯下一字一句的抄……。毛主席的话，字字句句象一股股春水，流进贫下中农的心坎里。张思德、白求恩、老愚公的光辉形象，激励着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的颗颗红心！

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，在杨柳雪蓬勃兴起了！

伟大的毛泽东思想，给了杨柳雪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的精神力量，也给了杨柳雪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无穷智慧。他们从毛主席著作中，找到了前两次治水失败的教训。

毛主席教导说：“不论做什么事，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，它的性质，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，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，就不知道如何去做，就不能做好那件事。”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，对照本队的实际，对前两次治水失败的原因，进行了认真分析：第一次，是情况不明，盲目行动；第二次，则是缺乏全面地看问题，不了解一切事情都具有两重性。大水漫灌，只灌不排，抬高了地下水位，引起了大量泛碱，好水没用好，水利变水害。通过总结，他们认识到：土是农业的基础，肥是农业的粮食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治水必须为改土服务，不改土，水就无法发挥效益，并可能引起土地更加碱化；“碱随水来，碱随水去”，不治水，碱土也就无从改起；改了土，治了水，没有肥料，不仅庄稼不能增产，还会引起“薄碱”，影响到以水改碱的效果。土、肥、水这三者

既是互相区别，又是互相依存的。要征服旱、涝、碱，必须土、肥、水综合治理。

原因找到了。他们决心大干一场，让盐碱搬家，叫三害低头。

扫掉地上“雪”

实行土、肥、水综合治理，是一场硬仗。不仅会遇到种种思想障碍，实际上的工作量也很大。要把水治好，既得灌排配套，还须把土地整平。只这两项就需要动土十几万方，一个一百几十口人的小村子能办得到吗？

当时，有两种看法。一种认为：全村总动员，能干的还不到一百人，又要搞生产，又要搞工程，顾吹顾不了打，没有机械化，没有外队支援，干不了。

杨柳雪大队的共产党员和大多数贫下中农，持另一种看法。他们说：“旧社会，贫下中农祖祖辈辈受压迫，受剥削，少吃缺穿，那里顾得上去治服旱、涝、碱？可是，现在解放了，组织起来了，难道还把这个‘烂摊子’留给下一代吗？不能。一定要扫掉千年地上‘雪’，为社会主义创大业。”

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，党支部向全体社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：是让自然摆弄咱，还是咱摆弄自然？是“等”还是“干”？贫下中农豪迈地回答：“要夺粮棉双高产，必须治服旱涝碱。要干，要革命，要造大自然的反！”就在一九六三年的冬天，一场挖沟筑渠除三害的战斗打响了！

数九寒天，千里冰封。杨柳雪的党员、干部，带领社员